



《摩考》译注

MOKAO YIZHU

龙海燕 罗茂泽◎编注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关岭县布依族《摩经》译注丛书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合编

总主编：汪文学 卢泽光

《摩考》译注

龙海燕 罗茂泽 编注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目 (CIP) 数据

《摩考》译注 / 龙海燕, 罗茂泽译注.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12

(布依族《摩经》译注丛书)

ISBN 978-7-5117-2335-2

I. ①摩… II. ①龙… ②罗… III. ①彝族-原始宗教-宗教经典-研究-中国 ②《摩考》-译文 ③《摩考》-注释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66406号

《摩考》译注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 巍

责任编辑: 曲建文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俊峰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19.25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88.00元

网 址: www.cctpbook.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阁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资助项目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西南部，隶属安顺市，全县总面积1648平方公里。

本县地貌千姿百态，石芽、竖井、漏斗、洼地、谷地、盲谷、丘峰、峰林等到处可见，溶洞、暗河、地下廊道比比皆是。境内12.5%的低热河谷地区有“天然温室”之称。

民族工艺品有织棉、蜡染、桃花、银饰等；民族乐器有铜鼓、芦笙、唢呐、勒尤、姊妹箫、四弦胡、牛角二胡、月琴、木叶等；民间舞蹈有木鼓舞、芦笙舞、花棍舞、踩堂舞、玩龙舞、狮子舞等。

主要资源包括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旅游资源等。

特色小吃有花江狗肉、花江剪粉、关岭达尔粑等。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本县经济已进入快速发展期。

关岭布依族《摩考》译注丛书编委会

顾 问：张本强（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

黄 波（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县长）

主 任：汪文学

副主任：卢泽光 万秋月 潘文成 吴定川 贺又宁

总主编：汪文学 卢泽光

译 注：龙海燕 罗茂泽

《摩考》解读：罗茂泽 罗朝良 罗朝政 罗 云 罗茂特

音标记录：龙海燕

书稿整理：龙海燕

经文扫描：杨奕成

学术顾问：潘悟云（著名语言学家，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
首席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实地调研（在坡贡镇凡化村）



摩考记音、翻译现场（在断桥镇中心小学）



领导、专家座谈
(在关岭县政协)

拍摄经文诵读视频
(在关索镇斗篷村)



商讨校地合作
(在关岭县民族中学)





《摩考》封面



经文



丧葬仪式：跪拜



丧葬仪式：戴孝



丧葬仪式：赶鬼场



丧葬仪式：砍牛



丧葬仪式：架升天杆

摩师诵读经文



目 录

经文影印	007
附一：《摩考》的形制、收藏者及布依族丧葬仪式过程	049
附二：罗茂泽先生口述布依族丧葬仪式过程	049
经文译注	051
丙王蒋	053
墓考	061
升天杆	241

前 言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布依族只有本民族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这一认识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第一，布依族和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生产力发展比较缓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占主导地位，因而失去产生统一文字的经济基础；第二，布依族在历史上没有建立幅员广阔、统治持久的政权，因而失去产生统一文字的政治基础；第三，族群内部的交往局限在狭小的区域，依靠口耳相传的语言足以满足交际需要，因而失去产生统一文字的社会基础。大体由于这些原因，布依族一直没有产生通行于本民族内部的通用文字。

令信众顶礼膜拜而又代代相传的宗教仪式，往往能够为早期文字的产生、传播、发展提供绝佳契机。三千年前的商王室就利用甲骨文来记录占卜内容。布依族自古就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有学者称之为“摩教”。对宗教程序和宗教内容的记录和传承，迫切需要文字符号来做媒介。从收集到的布依族古籍文献看，布依族很早就使用一些特殊符号来记录宗教。随着汉文化的广泛传播，布依族知识分子——“布摩”开始借用汉字来做记录。流传到现在，一般把主持布依族宗教仪式的先生叫做“布摩”（“布”即人，“摩”即超度），把记录宗教内容的经书叫作“摩经”。

从我们对关岭《摩考》的译注、整理看，布依族布摩对汉字的借用大致有六个特点：（1）借汉字表音，这是最主要的形式。如

我们译注的这部分《摩经》，布依语名称叫“muə33khau53”，意即“起经”（用于亡灵超度仪式之始），“布摩”借汉字记录为“墓考”，“墓”对应布依语读音“muə33”（超度），“考”对应布依语读音“khau53”（头）。这里借用汉字“墓”、“考”，表音不表义，诵读者见字知音，进而联想到义。由于汉语声韵调系统与布依语声韵调系统有很大差异，因而这种借汉字表音法，大多数只能借读音近似的汉字来记录布依语，鲜有声、韵、调都相符的。因此，一个通晓汉字的人无法识读《摩经》经文，一个通晓汉字同时掌握布依语但未曾跟从布摩学习的人亦很难识读《摩经》经文。

（2）借汉字表义，这种形式很少见。如关岭布摩借用汉字“五”，来记录布依语数词“ha53”（五），借用汉字“六”，来记录布依语数词“soʔ55”（六），显然这里借用汉字“五”、“六”表义不表音。

（3）借音借义，这种形式限于汉语借词。如借汉字“”来表示“龙”意义，同时也把“”的汉语读音“luŋ31”借进来。

（4）在汉字字符的基础上仿照汉字造字法“六书”创造新字。如用自创字“𪛗”来记录布依语词pəŋ13（急切），用自创字“𪛗”来记录布依语词dɛŋ33（身体）。（5）借用的汉字字形一般是繁体字。（6）布摩借用汉字具有较强的个体性、不统一性。相同的布依语词，不同的布摩可能借用不同的汉字来记录，就是同一个布摩在同一本经书里亦会借用不同的汉字来记录同一个布依语词，如借用“門”、“蒙”两个汉字来记录布依语词məŋ31（你）。

布依族布摩借用汉字（包括以汉字字符为基础进行自创）来记录《摩经》，一直不被认为是一种文字体系，由此形成的布依族《摩经》亦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常被排除在主流文字和主流文化之外。从实际情形看，布依族《摩经》文字已经能够完整地记录布依语语素、词，文字的字序与语言的词序完全一致，呈线性排列，而且民间留存有数量巨大的文献资料，至今仍在民间使用。这

些都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文字符号都有固定的音、义，布摩主持仪式时用布依语诵读，除极个别文字外，字义与汉字原义无任何关联。因此，布依族《摩经》文字已经构成独立的文字体系。它在文字使用上的个体性、不统一性，正好体现这种文字的原创性和独特的审美价值。《摩经》文字的形成，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布依族《摩经》的产生，虽然源于宗教，但可以说是布依族文化的“百科全书”，从中可以窥探很多历史文化信息，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理应受到广泛关注和足够尊重。

2009至2010两年间，贵州省荔波县选送的布依族傩书、经书《献酒备用》、《接书神庙》、《接魂大全》、《关煞向书注解》等10部布依族古籍文献，先后入选第二批、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这标志着布依族古文字正式获得国家部门确认，成为我国18种民族古文字之一，从而开启了布依族古文字、布依族古籍文献研究的新篇章。

从我们的实际工作看，对布依族古文字、《摩考》文献的调查研究，也还存在许多困难，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对《摩考》进行逐字的语义解读。不进行逐字的语义解读和记录，后续的语言学研究、民族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历史学研究、文学研究都将失去基础。但是，布依族《摩考》的代代传承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每一代布摩所具备的对《摩考》文字的语义解读能力，应该说是呈递减的趋势。我们推断，其中的原因，一是因为每一代布摩从上一代布摩那里获得的语义信息量在减少；二是因为宗教活动一般只看重仪式的过程，亦即布摩对各种经文的诵读，重在遵照经文完成准确的发音过程，而不必思考经文的意义或进而要把经文的意义传递给受众，受众亦不会或无从关注经文所饱含的具体意义，因此布摩可能会疏于对《摩考》内容的精确解读，尤其是逐字解读。三年前，我们在盘县羊场译注当地布依族《摩经》，遇到语义解读难的问题，

尤其是逐字的语义解读，以至最终不得不放弃直译。近期我们在关岭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尽管我们和当地布摩经常就某一问题进行反复、多次研讨，但对某些字义、句义的解读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境内居住有布依、苗、仡佬、彝等21个少数民族，布依族是该县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至今在民间仍保存有大量的布依族古籍文献，亟需进行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县人民政府高瞻远瞩，决定和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合作，联合开展本县布依族《摩经》调查研究工作。这种地方与高校联合开展民族文化调查研究的新模式，突破了过去各自为战的单一模式，能够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实现优势互补。这种校地合作模式，能为全省的民族文化调查研究提供借鉴，必将结出累累硕果。

此次布依族《摩考》调查研究工作，得到关岭县委县政府、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办公室、关岭县政协有关领导的关怀；关岭布依族摩师罗朝良、吴瑞贤两位老先生热心奉献自己收藏多年的《摩经》文本；布依族布摩罗朝政先生专门为我们诵读经文，以便于我们拍摄完整的视频资料；关岭断桥镇中心小学为调研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罗茂泽先生深谙《摩考》，又担任断桥镇中心小学校长职务，此次《摩考》译注，主要是他为我进行音义解读，我的关于《摩考》几乎所有的信息都是他挤出时间传授给我的，在合作中我们建立了兄弟般的情义。对他的感谢我难以言表。罗云、罗茂特两位先生在《摩考》的解读方面也做了部分工作。

布依族古文字典籍文献研究中心主任、贵州民族大学副校长杨昌儒教授，省布依学会副会长周国茂教授，贵州民族大学文化研究院院长陈玉平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本书审稿，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谨致谢意！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伍洁副研究馆员在文字截图方面给予我很多帮助；贵州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杨奕成、李万鱼、李梦瑶、张怡，本科生覃彪等同学先后多次随我到关岭调研。非常感谢他们！

龙海燕
2013年6月